

經濟規律探索

余集芝著

香港萬源圖書公司出版

目次

一、資本社會的背景·····	一
二、資本社會的基本矛盾和傾向·····	一四
三、剩餘價值規律·····	二七
四、簡單協作期的形式和特點·····	四一
五、平均利潤率規律·····	四九
六、最大限度利潤規律·····	五九
七、最大限度和平均利潤率的關係·····	六五
八、壟斷資本的經濟特徵·····	七五
附錄：	
英國諾思的貿易觀·····	八九

一、資本社會的背景

資本社會的經濟結構，是從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中生長出來的。後者的解體，解放了前者的要素。手工藝、商業和高利貸資本的發展，大批農奴之逃奔到城市，毀壞了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

在西歐，資本形式在封建社會母胎內的發展，開始於十六世紀，然而，資本形式生產的最初萌芽，在地中海的各個城市中，早在十四與十五世紀中已經發生了。行會手工業內部分工的發展和交通工具的擴大，決定了手工工業者從爲定貨而工作到爲愈來愈遠大的市場而工作的轉變，決定了小生產者對於商人和高利貸者的依賴關係。行東對藝徒與學徒的剝削，不斷地增長着，同時行會的條例又愈來愈嚴地限制加入行會的機會，阻止由藝徒和學徒升爲行東的機會。在十四世紀時，在英國、意大利、弗蘭德里之諸城市中，已經形成了大批從藝徒、破產的手工匠和逃奔到城市來的農民等人所構成的僱傭勞動者。在這個時候發現了一些作坊，在那裏做工的已經不是一兩個藝徒，而是五個到十個乃至更多的工匠。這樣，從手工

藝者的行伍中就出現了剝削他人勞動的企業者。

十三四世紀中商業和商業資本（還有高利貸資本）之充分廣大的發展，促成大量財富（就當時言）集中到少數商人和高利貸者的手中去，同時也促成了資本社會的誕生。商人首先以生產品和消費者之間的中間人的身份出現，到後來變成了工業的企業家，在行會的限制之下，利用着僱傭勞動。

要知道商業資本，就其本身的性質言，能夠跟幾種不同的生產方式共存的。它僅僅能夠加速資本形式生產方式的發展過程，因為在舊的封建社會的母胎內已經發生了過渡到資本社會的前提條件。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正因為它們具有這種加速的因素的作用，它們才促成了十四到十五世紀資本社會最初萌芽的發生。

城市工業、商業和貨幣流通的發展，使封建農村中也開始了自然經濟的崩潰。從十三世紀末起，賦役地租開始過渡到了貨幣地租；這一過渡促進了農民經濟商品化的發展。在十四世紀末，由於農民大眾的破產所引起的強有力的農民暴動，其結果在英國就消滅了農民的封建從屬關係，那些農民們都變成獨立的小生產者了（意大利和弗蘭德里的農奴從屬關係，消滅得比英國還早——在十三世紀）。在農村經濟中，那時已經形成了為數不多的僱傭工人的階層。那時又發生一些發了財的農民，也變成了僱傭者，把土地租給貧苦的農民去耕種；至

於那些地主，經營着大規模僱傭制的經濟，把農民大眾從他們的田莊上驅逐出去，剝奪了他們的一小塊公有的土地。

在封建農村中商品生產的發展，愈來愈把農民驅迫到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支配關係中去，因而造成了一方面貧窮和破產，另一方面富有和發達的形勢。這樣就造成了農民分化的開端。在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加緊侵入封建農村的影響之下，發生了手工業和農村經濟的分離。城市與鄉村之資本形式的分裂過程也開始了。

在十四世紀中，在意大利和弗蘭德里發生了資本形式的毛織工業；而從十四世紀末起，在英國也發生了同樣的工業。在採礦業和造船業中，資本形式的萌芽發生的更早。可是那時資本社會的有組織的勞動，應用得還比較地少，而且還帶着萌芽的形式。十四世紀後半期所發生的僱傭工人，在當時和下一世紀中僅僅佔有人口中很小的一部分；它的地位，在鄉村的獨立的農民經濟中和城市的行會組織中有着強有力的支柱。無論在農村，或是在城市中，業主和工人表現着特別親密的關係。

在資本社會產生的這一階段上，勞動還只是在形式上服從資本，就是說，生產過程本身尚未發生重大的變化。資本家所使用的和所榨取的工人們的數量，雖超過了一個手工作坊的勞動者的數量或一個小農經濟單位的勞動者的數量，然而工人勞動的性質和他們所使用的工

具，却依然如舊。由昨天的手工匠和農民轉變過來的工人，往往在自己家裏繼續為資本家工作，從資本家那裏得到原料和工具（資本形式的家庭工業制）。這時，剝奪工人的基本方式是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即採取延長勞動日的方式。前面所說的商品經濟和貨幣流通的發展過程，十四——十五世紀小生產的崩潰，僅僅替特殊的資本社會生產——改變全部勞動過程之性質的資本社會生產，奠定了基礎。

從封建制度過渡到特殊的資本形式生產而成為一統治的生產體系，要求着手工業和農民經濟的更快的崩潰。所以從十五世紀末到十六世紀初起，蓬勃地開展着過去的歷史發展的全部進程所準備好了的、痛苦的、流血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這個過程的內容，就是對小生產者大眾的殘暴的剝奪（首先是對農民的剝奪）而將他們轉變為一無所有的、失去生產手段和生活資料的無產者；而另一方面就是把掠奪來的財富集中到數量極少的資本家集團的手中去。

資本原始積累過程的典型形式，發生於英國。由於弗蘭德里毛織工業的發展和羊毛價格的高漲，英國的地主們盡力擴大養羊的牧場，用強暴的手段把農民們從他們的耕地上驅逐出去，剝奪了他們的自有的田莊，而且不惜用最不人道的殘酷的方法（燒、殺等等）去對付農民。凡是在有人搜集新鮮的和貴重的羊毛的地方，那些富人們和甚至於尊貴的僧長們，都急

迫地爲自己爭奪土地……在許多英里的範圍以內，他們剷除了土地上的一切作物，而把它改變爲牧場，他們拆除了土地上的房屋，乃至於毀滅整個的鄉村……人口很多的和耕種得好的土地，都被他們改變爲荒漠了。在英國，這種強奪農民的土地和搶劫農民的行爲，是在國家積極幫助之下進行的。

從十七世紀末起，國家自己把國家的土地封贈給土地貴族而不取任何代價。與破產的農民大眾聯合的，有封建武士隊伍中的兵士羣，這些武士都是因政權的集中而被排擠和奚落的。這樣就形成着失去生活資料的，無家可歸的飄流者羣的「隊伍」。隨着小生產者脫離生產手段的過程和集中財富於土地所有者手中的積累過程，在英國同時發展着從地主方面租進土地而使僱傭勞動以組織資本形式生產的資本社會農業家的隊伍。同時，十六世紀中農產品價格的高漲，又促進了這些農業家的富有。資本形式農村經濟的發展予工業以反影響。繼崩潰中的農村副業而起的，是新的工業部門。工業對生產手段和消費資料的需求是在增長起來。農村經濟商品化的發展和對於工業品的需求的發生，替資本社會創造了國內市場。

十五世紀末地理上的偉大發現，加速了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美洲和環繞非洲的海道底發現，替長大中的資產者創造了新的活動地盤。東印度和中國的市場，美洲的殖民地化，與殖民地地的交換，交換手段與一般商品的增加，造成了在當時算空前的商業、航運、工業的繁

榮，同時這樣又促進了崩潰的封建社會內的革命原素的迅速發展。新國家與新海道的發現，引起了意大利和日耳曼商業的衰落和葡萄牙與西班牙（當時這兩個國家奪取了大量的海外殖民地與財富）商業的興隆。但是它們所奪取的財富後來都流到別的國家中去，特別是流到荷蘭同英國去了。從十六世紀末起，西班牙的衰落促成荷蘭對它的脫離，而荷蘭却變成當時的資本社會的模範國家了。可是不久荷蘭在貿易和生產範圍內，又被英國所排擠。

新發現的土地極殘酷地被掠奪，土人們大批地淪為奴隸，他們的財富被搶劫。美洲最豐富的金礦的發現，促使十六世紀殖民地開拓者的暴富和所謂價格的革命；這樣更加强了歐洲小生產的破產。小商品生產與萌芽形式的資本形式企業（這些企業在十四——十五世紀時，數量並不多）已經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商品的需求。而大量的自由勞動者的存在和大量財富之集中於少數人的手中，——這就形成了大規模的資本形式生產組織的條件，同時造成了由勞動對資本之形式的從屬到實際的從屬之開始變轉。為資本家而勞動，變成必然的現象了。

許多人在一個企業內的總合的勞動，使得資本的統治成為實現勞動過程本身所必需，成為生產的實際條件了。在生產場所上資本家的指揮，現在成為和將領在戰場上的指揮一樣的必要了。資本社會大企業的組織替資本家開拓了剝奪的新的道路，——提高勞動生產率，生

產相對剩餘價值的道路。

建立在分工上的資本形式工場制發生了。在十六世紀的英國與荷蘭，以及稍晚在法國，工場成了資本社會生產的支配形式。

工場是表示着資本社會發展中的新的一大步驟，也是生產過程改革的一大步驟。由於分工的作用，工場制提高了社會的勞動生產力。工人中間的分工，使得他們每一個人經常地只做一種動作。勞動變成了極端單調的行爲。勞心與勞力間的對立性，擴大和加深起來了。智力勞動（勞心）變成資產集團及替他們服務的指揮幹部的特權了。狹窄的專門化，使得工人成爲畸形的人，把他變成了工場裏的一個小小的螺絲釘。就像差利的電影裏所表現的一樣。工人對資本家的從屬關係和他所受的剝奪，一天天地加強着；隨着勞動條件的惡化，工資也縮減了，因爲被吸收到生產中去的，盡是比較不熟練的工人，而同時自由勞動者的數量則因小私有者的被剝奪而增加起來。

跟着，昨日的手工業者和農民，很難遵守資本形式生產的嚴厲的紀律，往往寧願加入流浪者的隊伍而不願去做資本社會的苦工。資產集團用嚴厲的法律手段去對付那些流浪羣，把勞動者都驅迫到工場裏去。當時國家的法律規定將勞動日延長到十四至十六小時。十六世紀時，在倫敦大約有五萬流浪者。在亨利八世時代這類流浪者（即失去了生產的手工業者和農

民）達七萬二千人之多。

工場的發展使工業跟農業分離開來，加深了社會的分工。在工場制時代，商品的生產是由許多互不相干同時又互相聯繫着的企業間分別地進行着。工場的發展隨伴着資本形式家庭工業的同時生長。工場的發展時期，同時就是商業進一步發展的時期，後者日益突破了地方的界限而轉變為世界的貿易。例如，一六六三年，英國商品的輸入和輸出，總額共達六百萬鎊，而到一七六一年，已增加到二千六百萬鎊了。

世界市場的發生，引起了一連串殘酷的戰爭（如十六世紀末英國和西班牙的戰爭，十八世紀英國和法國的戰爭）。在這一為世界市場、為奪取殖民地的長期戰爭中，英國成了勝利者，在工商業和海運的發展上，它都超過了其他國家。商業的發展，戰爭的連綿，殖民地的掠奪：促進了信用和國債的發展，造成了新的金融資本產生的基礎。為從民衆方面抽取賦稅的方便計，就建立了包稅制，根據這個制度，國家將收稅事宜委托給銀行家辦理，這樣，後者就更飛躍地富有起來。

保護關稅也助長了少數享受國家幫助的工廠主發財，並且促進了小手工業者和農民的破產。大眾日益加强的被掠奪和貧乏化，衰亡中的舊的封建關係（封建階層所維護的關係）和新生長的資本社會關係間的矛盾的增長，使得社會矛盾在這一時期達到極度的緊張。這種社會

矛盾引起了好些國家內的資產階層革命：一五六六——一五八八年在荷蘭發生了第一次資產階層革命，一六四〇和一六八八年，英國也發生了同樣的革命；法國革命是發生於一七八九——一七九三年。一七八九——九三年的法蘭西革命盡了歷史使命，它是資本社會各國新的歷史時代中最重大的事件。在法國大革命以後，資本社會才澈底地建立起來。

在資產階層革命以前，在封建制度崩潰和資本社會誕生的時期，就一般的通例言，封建國家總是採取君主專制的形式。專制的君主制的政策，促進了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造成了資本社會發生的條件（國家政權的集中，地方武裝的解散，地主佔奪農民土地的合法化，重商形式的政策，商業戰爭和殖民地戰爭的進行等等）。然而專制君主制既是封建主的國家，就它的本質來說，是不能剷除阻礙資本形式發展的封建桎梏。它因此成爲它自身所培養出來的那些資本形式關係發展的障礙，因而終於被資產者所掃除。

在封建制度被消滅的地方（例如法國），新誕生的資本國家消滅了封建特權等級和行會的限制，自由競爭中的種種障礙等等。

社會的改造是如此發生的：它使得一切公民都變成似乎平等的……，一切人在法律面前都被認爲平等的，不論誰有多少資本、有多少土地或是赤手空拳的光桿……；法律同樣地保護一切人，保護任何人所有的財產，以免於受那些除了自己一雙空手以外沒有任何財產的大衆

的侵犯。資產民主國家這一資產集團統治的隱蔽形態，予大眾以某些聯合和團結的可能，實際上只對於資本家保障了民主。資本既已存在，它統治着整個社會，任何民主共和制，任何選舉法都不會改變事情的本質。

與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歐洲和美洲資本社會的最後建立同時發生的，是在當時最先進的資本國家——英國，開始了工業改革；這一改革表現於由工場生產到資本形式生產的成熟形態、到機器生產的轉變；它從英國開始，後來相繼蔓延到別的國家。對勞工加強剝奪的必要，國內外市場的迅速發展，在十八世紀末造成了增長着的生產需要和狹窄的工場的技术基礎之間的矛盾。這也就成為過渡到資本形式的大機器生產之最重要的刺激之一。另一極端重要的刺激，就是資本家不斷加強剝削，使工人受嚴酷的勞動紀律的支配的企圖。過渡到大機器生產的諸條件，是資本社會發展的全部歷程所準備的，特別是由工場所準備的，因為工場創造了集中的大生產，培養了有技巧的工人幹部，造成了用機器代替人工的條件（由於分工，把勞動分裂成為許多極單純的工作）。工場時代機器的偶然採用，對於理論力學的發展給予強烈的刺激。假如把火藥、羅盤和印刷術的發明——這些資產者發展的必需的物質前提——擱開不談的話，那麼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中，即在工場時期中，有兩個物質基礎：時鐘與磨機，在這兩個基礎上，在工場內部形成了建立機器工業的預備工作。

在十七世紀巴本（Papen）已發明了蒸汽機，後來被鐵匠紐克門（Newcomen 一七一一年）和瓦特（Watt 一七六九年）所改良。一七三三年基姆（Keen）發明了織布機中的自動梭，一七六八年哈格雷夫斯（Hargraves）發明了紡紗機，一七六九年亞克萊特（Arctait）發明了機械的紡紗輪，一七八六年卡特萊亦特（Cartai）發明了織布機，一七七六年克倫普頓（Compton）發明「Mulemachine（紡織機之一種——譯者）等等。在鍊金業部門以內，煤代替了木炭（一七三五年），使鍊鐵術有大加改進的可能。機器紡紗術引起了機器的織布術，引起了織物着色術的改革等等。蒸汽的水道的和鐵道的運輸，電報等等都相繼發生了。對於機器的需求的增長，在鍊金業中和在機器本身的生產中都產生了變革；於是強大的生產機器的機器也發現了。只是從資本社會的大工業在機器製造部門內建立起來的時候起，它才自己站穩了腳步，替自己創造了強固的技術基礎。

從工場到工廠的過渡，表示着完滿的技術改革，推翻了許多世紀以來的工匠的手工技巧；而在這一技術改革之後，不可避免的要發生社會生產關係的澈底破壞，各個參加生產的社會集團間的澈底分裂，舊傳統的完全拋棄，資本形式的一切黑暗面的加強和擴大，以及同時資本社會的大規模的勞動社會化。

工業資產者和工廠工人這兩個互相對立的社會集團，隨伴着工業改革而最後地形成了。

機器工業的發展，完成了在這時以前已經開始的工業與農業的分離過程。集中在大工廠裏的工人們，失去了與農業、與農民小生產的連繫。這麼一來，大機器工業造成了民衆中一個特殊的社會集團，它與舊的農民完全不同，它的生活結構，它的家庭關係的組織，它的物質和精神上的要求的較高水準等等，都是有別於舊時的農民的。靠着機器的幫助而造成的工人對資本家的完全服從，勞動強度的急速提高，女工與童工勞動之日益普遍的應用，由於機器排擠工人所促成的失業的發展，工資的下落，鞏固工人的貧困狀況和困苦的勞動條件的種種的國家政策，——所有這一切激起了勞工大眾的憤慨，激發了他們爲擁護自己利益的運動。勞工集團與資產集團的衝突，變成了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假如說，在封建社會內，統治權是屬於封建的農村，那末在資本社會時代，領導的統治的作用却轉移到了城市，轉移到了資本形式的工業，後者把鄉村置於自己的支配之下，減少農業人口而增加城市人口。大部分集中於大城市的資本形式機器工業的發展，同時也引起了資本形式大農業的生長，隨着又引起了鄉村中農業勞工集團的生長，後者跟工業勞工集團共同進行着反資產集團的搏鬥。

然而城市與鄉村資本形式生產的發展和資本社會兩大對立集團——勞工集團與資產集團的形成，並不意味着封建社會諸階層的完全消滅（例如地主、農民和一部分手工匠的存在），可是大大地改變了這些前資本社會階層的作用與命運。地主們日益普遍地把自己的土地租給

資本家，後者在土地上組織資本形式的生產，而把他們所榨取的剩餘價值的一部分當作地租納給地主。農民階層則在資本社會發展之影響下不斷地分化着。在一個極端上，從農民中分化出來大批失去了任何財產的無產者，他們變為僱農和產業工人了。一大部分破產了的農民，還保存着自己的或租來的一小塊土地，他們一半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一半靠在自己農場上工作來維持生活。這些就是貧農或半耕農或半無產者。他們的工作，只是為富農、商人、高利貸者或地主而做的一種隱蔽的形式，那些人從貧農們身上以地租、商業利潤、借貸利息等形式，不僅榨取了他們的剩餘勞動，亦且榨取了他們的一部分必要勞動。

在另一極端上，分化出來少數富農，他們公開地採用僱傭勞動，同時又藉商業、高利貸、租借農具等等來剝取農民。第三個農民集團就是那些經常受着淘汰的威脅的中農，他們根據私有的權利，自己有一小塊土地或租進土地來耕種，他們一年的收穫勉強足夠供給自己的需要而不採用僱傭勞動。

隨着封建制度的消滅和資本形式的勝利，一些民族的國家也成立起來了。這個過程在西歐完成於十九世紀：意大利的重新統一，其後到一八七一年日耳曼國家的統一；在東方（如奧大利，俄羅斯）封建制度的消滅和資本社會的發展是延遲了；許多個別的民族，在經濟上尚未能團結成為一完整的民族，於是就發生了多民族的國家。

二、資本社會的基本矛盾和傾向

工業改革與資本社會最早發生於英國，它成為資本社會發展之典型的模範。這當中農奴制的及早廢除與資產階層的革命，盡了極大的作用，同時英國的封建貴族組織封建主（在紅白玫瑰戰爭中打得精疲力盡的封建主）而起，他們自己也企業化了，他們在從農民們手中奪來的土地上經營資本形式的生產。很早就開始的對農民的掠奪，促使英國在十九世紀中獨立的小農民經濟幾乎完全消滅而造成了數量特別多的無產大眾。社會特別明確而顯著地劃分為三大階層——地主、資本家和僱傭勞動者。這樣，資產者和無產者的利益不可調和性在英國表現得比任何國家都早。對英國資本社會發展也有重大意義的，是英國在與當時其他的先進國家（西班牙、荷蘭、葡萄牙及以後的法蘭西）的競爭和戰爭中取得了勝利，它對殖民地的掠奪和佔有。英國在全世界上奪取了殖民地，從那裏擄取了「補充資本」來加強兩世紀來的本國的工業，最後才變成「世界的工廠」。在十九世紀前半，英國在世界的工商業中取得統治的地位。英國的資產階層革命，雖以資產集團與貴族的妥協而告終，但並未消滅這兩個階層

間的矛盾；他們中間的衝突，環繞着麵包價格、海關稅率等問題，繼續到十八與十九世紀。到十九世紀的二三十年代以資產集團的取得勝利——麵包法與保護政策的取消，自由貿易制（這是幫助資產集團進一步爭取市場的）的建立——而告終。

由採用機器所引起的貧困與失業的增長，機器勞動的困苦條件，在十九世紀初激起了破產的小生產者和工人的反抗機器的運動。但是很快的工人們覺悟到機器不是他們痛苦的原因，他們便走上了跟資本家對抗的道路：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開始展開了罷工運動；一八二四年工人第一次爭得了組織工會的權利。勞工集團的繼續貧乏化，經濟危機的出現，工房的組織等等，引起了三十年代末的憲章運動（*Chartist Movement*），這一運動一直繼續到五十年代。工人的經濟運動轉變成為社會運動了。

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中，英國由於廣大的殖民地的佔有和它在世界市場上的壟斷地位，達到了異常強盛的地步。但到十九世紀末，當帝國形式業已形成的時候，英國已經開始失去它在資本世界的壟斷的統治權，它被別的國家（美國，和部分地德國）所趕上並且暴露了極顯著的資本社會腐潰的徵候。

在法國，城市行會手工業和封建鄉村的小農經濟的相對遲緩的崩潰（在十七世紀時）決定了工場和資本形式家庭工業之遲緩的發展進程。只是到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在路易十四